



### 中秋,我们升起各自的月亮

○赵成武

心潮起伏的水  
从月亮上倾斜下来  
很多话溢满眼眶  
举着团圆而古老的意象

月圆之夜,整理旧事物  
吞吐阴晴圆缺的烟圈  
喜欢的月饼被人掰去了一角  
用秋天的日历  
愈合着伤口和断层

月饼厚厚的外衣  
被时间一层层包裹  
内核越来越脆弱  
经不起秋风、秋雨的弦外之音

中秋,请不要轻易祝福  
树的宿命和石头的圆满  
都不如水中的月色  
交换着内心的甜蜜部分

### 中秋月

○苏德祥

站在湿漉漉的故乡  
掬一捧月色  
在秋的絮语中  
把粘人的相思打包入眠

今夜星光璀璨  
嫦娥是否正在奔月的路上  
吴刚的利斧  
能否把千年的桂树砍倒

今晚月光如水  
在神州同庆的日子  
祖国——母亲,无法忘却  
台湾与大陆骨肉分离的痛楚

伫立在季节的渡口  
风用温柔的手  
像慈母般把世事抚摸  
迷人的中秋月,纵情点燃一路乡愁

### 金缕曲·中秋

○李爱明

把酒寻芳卉。  
倚雕栏、高风凉吹,古城香醉。  
妆点黄花披金绮,玉笛声飞甘味。  
官河上、冰轮忽至。  
射彩腾辉悬碧落,  
引苍生聚首欢街市。  
欣与喜,意俱此。

今宵楚水歌声沸。  
得胜湖、荷涛满衍,叠连森桂。  
无限沧波彰宣画,多少丹心描绘。  
遇胜事、浮生能几。  
盛世无闲皆进取,看新区发展争妍美。  
迎廿大,唱豪气。



## 月到中秋

□许佳荣

听孙子朗读李白的《静夜思》,伴随着那悠扬的童声,我这才不经意间发现,一年一度的中秋又要来临,又见月儿圆,我的思乡之情顷刻间跃上心头。

每逢佳节倍思亲。有人说,世上本没有故乡,只因为有了他乡,中秋才成了最相思的节日。可能是身在他乡长久的缘由,那故乡的美、故乡的情让我魂牵梦绕,难舍难分。故乡的那些点点滴滴,又如陈年老酒,散发出醉人的芳香。我想这就是乡愁吧。

乡愁里有母亲的唠叨,父亲的慈祥,爷爷的故事会,奶奶的炒米糖,刻骨铭心,挥之不去。

自从1981年高中毕业后,我便离开父母,离开故土,靠着自强不息,打拼事业,成家立业。如今一晃在城里呆了30年,似乎好多年没有真正赏月了。有时,看见寥寥可数的几颗星,总爱躲藏在摩天大楼的夹缝里。月亮昏昏欲睡,再也没有记忆里的那般明亮。闪烁的霓虹灯,明亮的路灯,还有那万家灯火,悄悄掩盖了明月的光辉,把月儿包裹了起来,好让我们迷恋她们。

记得小时候,在乡下,那时没有电灯,点的是煤油灯。灯光暗淡且暗黄,如一粒小豆在灯芯上浪漫地跳舞。油灯光太小了,并且不能长点,点久了会遭遇妈妈的痛骂。所以当夏天来临时,我会捉些萤火虫放在瓶子里,让它们发出美丽的光来照明。因为没有灯光,晴朗的天气里,便天天盼星星,盼月亮。那时的星星分外的多,月亮也分外的明。月光清澈如水,亮如白昼。就着月光,我月下读书写字,那种幸福感,难以言表。月下看书,甚至连最小号的字都看得清清楚楚,纤毫毕现。如今,竟然连月亮都看不见了。真是贫穷时欢乐无限,富足后反而失去了快感!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每年中秋时节,我和妻子带上可爱的小孙子,到小城私人定做的月饼店,买上二十只香甜的或咸的五仁月饼;到菜场的肉铺打上七八斤五花肉;到饭店购得两笼刚出屉的热气腾腾的肉包和蒸饺,沐浴着早晨的雾气和露珠,往故乡的老屋赶。等见到父母时,正是他们准备吃早饭的时刻,带着热度的包子递到面前时,老人由错愕、惊喜到笑声朗朗,那种四代同堂共团圆幸福在小屋弥漫。

目睹此情此景,我才真正地感悟:故乡的月,其实就是我们子女的心灯。仅有在四周的光熄灭时,它才会亮。

又到中秋,又见月圆。今年,我却不能回去了。3月5日凌晨2时,89岁的母亲驾鹤西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想到随儿媳去杭州生活90高龄的父亲,不禁心里凄然。打个视频电话,问候一声,总觉得心有缺憾而难以宁静,总以为电话聊天远没有月下品赏月饼那样真实。我想这就是“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吧。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最美的中秋永远只能在梦中了,它停留在儿时的记忆里,历久弥新,弥足珍贵。



## 彼时月圆饼不圆

□王大智

我强烈渴望过中秋。民以食为天。在那个我的“天”被蚕食得东少一块,西缺一角的年代,在那个中午放学我只是从学校到家走一趟米粒未沾形式上“被吃过中饭”的岁月,我竭力想象,会有一个香甜的月饼在中秋的圆月后等着我。

果然中秋的月很亮,很圆,邻居家搬出小桌子,拿出碟子,摆放上黄灿灿的、脆酥酥的、油光光的月饼,点起香,燃放起鞭炮来。咚咚,空中弥漫着火药的香,也似乎是月饼的香。

然而,我没看到妈妈有月饼要摆放,爸爸有炮竹要燃放的迹象。哥哥已在将一张破桌子往外搬,妈妈正将一只盛满稀饭的大盆从厨房里端出来,在四周零星的炮竹声中,我们正在呼呼地吸着能照进月亮的稀饭。

我强烈渴望忘掉中秋。一个月饼之梦都不能抵达的中秋,我不能把痴情捧奉给你,我要把你移出我的心田。在晚上

喝稀饭时我就在心里做了这个重要决定。带着遗憾与失望我进入了梦乡。

很快一年中秋又来到,不甘中秋一无所有的母亲用干面做成面饼放在油里走一下,代表月饼出场,但那个黄灿灿的、脆酥酥的、油光光的正宗的月饼我还是无缘相见,更不要说吃一块,尝一口,回味无穷。带着遗憾与失望我进入了梦乡。

不知何故,深夜我醒了。皎洁的月光透过塑料纸窗户泼洒过来,小屋被点亮了,旧被子被染新了。月色“如积水空明”“疑是地上霜”。那是不懂美学概念的我感受到的绝对的美,我朴素的美感被唤醒,我贪婪地饱览,痴痴地看到又入梦乡。

我对中秋又有了些许迷恋。或许,此时,月光已打败了月饼。但父亲心头的月饼一直高高地悬在月亮之上。因为一年中秋他对我说:“四伙(我小名),把桌子

搬出来。”语言中有股自豪;然后他取碟,摆放月饼,样子很庄重;“咚”“咚”,举起炮竹的父亲挺着胸,像个英雄。

啊?今年终于有月饼了!我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只完整的月饼,黄灿灿的,脆酥酥的,油光光的。我的眼睛像月亮那样圆,那样亮。

月光下,爸爸也拿起一只月饼,他并没有立刻开咬,而是迎着月亮,举起月饼,轻轻地说:“多少年来,你一直欺负我,我不服;今天,也让我欺负你一回,你服吗?”说完,就咬了一口月饼。“其实,要感谢你,你暗暗地逼我们使劲,让我们也有资格过中秋,让我们中秋也舒心。”说完,继续咬月饼,“我要吃一整个月饼,吃一个圆满在肚子里。”我想,月饼多像一个轮子啊,推动父亲和家人一起爬坡越坎,走向大道。

忽然,月亮躲进了云层里,一会儿,月亮又从云层里圆圆地亮亮地走出来。



## 八月半,穿夏布褂子烤年灶饼

□颜国强

每到中秋,古镇人家都有敬月光的习俗,敬月光的供物中除了瓜果、菱藕之外就是月饼和年灶饼了。

年灶饼是水乡百姓用于祭祀最古老的食物,无论过年送灶,红白喜事、上梁乔迁等等,凡是敬菩萨都要用到它。年灶饼的做法很简单,把糯米粉加上适量的水揣成粉团,然后摘成剂子,搓圆压扁即成饼坯,再经火炕而成。

中秋节,时在中秋,但并不是每年中秋节这天都是凉爽天气,中秋节这一天气温非常闷热是常有的事,在古镇就有一句乡间俗语,叫做“八月半,穿夏布褂子年灶饼”,说的就是中秋节做年灶饼遇到了暖天气。

夏布,顾名思义适合于夏天的衣着,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夏布的原料就是苧麻,经过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绩纱、纺织加工而成。具有轻薄细软,凉爽透气,易洗易干,经久耐用等特点,古时候是夏季制作衣料、蚊帐的理想布料。

“年灶饼”是里下河地区的方言,也就是用小火慢慢地炕年灶饼,直至炕熟。

那是我六七岁,有一年我见过外婆中秋节年灶饼,她穿着夏布褂子,一手拿锅铲,一手不停地用手巾擦汗。其实那个夏布褂穿在外婆的身上,不像现在布料那样平服,总是蓬蓬的,皱巴巴的。但据老年人说,夏布褂子的确透气爽身。

年灶饼是对饼人耐力和抗高温能力的考验,锅烧开后,香油一浇,顿时菜油香味弥漫在低矮的灶房内。外婆随即一个个饼坯排放在热锅上,做年灶饼需要用文火慢慢地,火大了容易糊;火小了饼则熟得慢。饼人一步不能离开锅台,需要不住地正反,这样出的年灶饼才又香又好看。

锅台上的热气加上天气高温的双重熏蒸,所以饼人常常是汗流浹背,这时外婆穿着的夏布褂子正是恰到好处,虽然不算太凉快,在那个时代只能是这样了。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没有穿过夏布褂子,每逢中秋节年灶饼,母亲穿的是用湖绸布料做的中式短褂,毕竟建国以后由于人造丝布料的出现,古老的夏布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秋节这天傍晚,古镇人家在自家院中摆起了小方桌,燃香点烛,一一放上供品,其中月饼放在首位,年灶饼次之,其它的则围着摆成一圈。白里泛黄的年灶饼里倾注着外婆和母亲她们对天地的虔诚和对丰收的希冀。

如今,外婆早已作古,母亲也逝去七年了,每当中秋节来临时,我就想起她们当年中秋节做年灶饼的情形。

今年的高温天气特别长,入秋后虽然有了早晚凉,但中午还比较热,我想今年中秋节做年灶饼,估计有可能应了那句老话“八月半,穿夏布褂子年灶饼”了。不过如今没有人穿夏布褂子了,有的是穿时尚冰丝短衫的饼人,我想,这就是传承吧!。